

(七)

的利歐波公子(八)他試過幾次想引

主的注意可是她心不在此漫不留意次月攝政于

第一章 前事

後五女文貞集



康德五年五月十七日印刷

康德年六月十二

行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然

印 刷 人

孟 麟

興

版 權 印 翻
有 究 所 必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 興

排 印 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小說 後集五女 貞

卷

話說于亮一見 說聲不好 忙一低頭 就聽赤的一聲 禿子哎喨了一聲 這鏢在禿腦袋皮上穿了一道血槽 于明鴻哥哥一受傷 一露空 被少傑的左手刀 砍掉了他的右臂

旁邊程五爺喊了一聲說好 好一齣單勝擒方臘

那時遲個時候快

穆五爺說着話兒

早過來把于明捆上了 人家都是四馬倒攢蹄

于亮剩了一隻胳膊兩條腿

來了個金蟾倒

攢足 本來海鬼的咀又大 老遠的一看 真像爬着一個金蟾相似

那個膀子可是折了

可還沒掉下來 還連着一點兒 滴滴答答直流血

這時吳玉傑看黃少傑已打了勝仗 他

便把雙手錘法一變 怎見得有讚爲証

銀錘一對手中拿 分錘貫頂難躲他

先使流星去趕

月 後用崑崙把山砸 護身三錘無對手

神錘八路第一家 這個道姑他如何敵的住這

這一對

錘 他略一失神 左肩就被錘碰上了 疼的道姑

哎喨了一聲 她轉身就跑 吳玉傑剛要

追趕 自己又一想 我年青青這才剛出世

這裏有這些官人 我要一追道姑 該不被他人

恥笑 再說上陣有三忌 僧道婦人 差不多全有邪法

還是不追的爲是想到這裏收住了脚步

一抱雙錘 這叫見好兒就收 站在那裏回頭再看

賽靈官何玉霸舞動鞭大戰郝文和

尚 郝文和尚一見他們終林人都敗了 他可就火兒了 他舞動方便劍 大施所能 何玉霸

心說小子 你在我眼前施展能耐 焉能施展的開

我這對鞭專破你的方便產 想到這裏

便舞動雙鞭 怎見得有歌爲証 紫金鞭法靈官傳

冷氣森森透骨寒 左打神鞭十六手 右

打八手豹尾鞭 仙人換影來的妙 近步打倒太行山 其合神鞭分八路

這時雙鞭使展開了 就把郝文和尚圍住了 祇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累的他吁吁直

嗚一個沒留神 這一鞭正打在他的背上 人家全是十字披紅 他來了個一道兒披青 這個人要是被鞭打上 破了一流血就是十字披紅 要是打不破 就起一道青崗子 最疼不過疼的郝文和尚 棄了戰場 拉着方便產就逃回陸家堡去了 惟有于亮 他可沒回陸家堡 因為他的兄弟被擒 自己不設法兒救出就回陸家堡 怕人笑他無手足之情 他就自回落馬湖去了 到了後文書 施公陞漕運總督 正遇見毛如虎作贛榆縣知縣 大人把假知縣拿獲之後 自己穿便衣私訪 誤上了于亮所渡的船 于亮就把大人載進落馬湖 把大人放入水牢之內 就是報今日殺弟之仇 這是後話不提 净提黃九齡 一看羣賊 除去翻江海鬼于明跑不了外 其餘那三寇都逃得無影無踪了 穆五爺遂過來說道 還好倒是拿着一個來來我先給你們見見 這位是你們黃老叔的拜兄 你們就叫他孫大爺吧 孫大弟 這就是那三個孩兒 少傑 玉傑 玉霸 三個人過來給孫大爺行禮 都以伯父呼之 孫玉堂說道 見禮的事小 你們把這個賊不抗起來 咱一同回去 穆五哥你和伊家兄弟 拉着馬 由公館這邊兒繞過去 由前邊的門兒進去 就把這個賊放在馬上駛着走好 我帶着他們小哥兒三個 得越牆而入 穆五爺說道 那是怎麼回事 孫玉堂說道 我這晚想起來是非常的可怕 公館裏面 還有一個不認識的瞎子 他如果要是刺客 這時大人可就沒有命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走 五爺道 你們弟兄幾個多受累吧 伊虎過去就把于明挾起 放在馬上疼的于明哎喨哎喨直嚷 三小義這時心裏非常高興 心說這要到了公館 把大人救了 得露多大臉 要是到了公館 大人叫人殺了呀 那可傾了我們了 我們就隱姓埋名永遠也不出世了 想着已跟隨孫大過了吊橋 到公館後牆 越牆而入 來到大人這院裏 一看 有打更的帶着守衛的官兵 看守着郝武 孫玉堂還以為賊人沒走 遙高聲喊道 賊人休要

逞強 你家孫大爺又回來了 小三義跟着一亂 把屋裏頭的馬得槽尹路成驚嚇出來 說道 玉堂 你不要嚷々老大人這會着客了 孫玉堂這才放心 遂說道少傑你們哥兒三個 在此稍站 我給你們回一聲兒去 小三義說道 孫大爺 這可怎麼辦 我們三個人一個帶着大衣裳的也沒有 怎能夠見老大人呢 孫玉堂說道 那不要緊 我們恩官大人 最能原諒這個 你們等一等吧 說完轉身進了屋中 先給大人請了安 然後回道 大人 下役追賊到桃河驛橋下羣賊死命與下役拚鬪 下役漸漸不敵 就在這時有穆五成 帶着黃天霸的義僕他叫黃九齡 和他的兩個盟兄吳玉傑何玉霸趕到救了下役的命 還拿住一個賊 是下役恐怕公館還有賊人 故此叫穆五成和尹虎押着賊人慢行 下役便帶了三小 趕回公館

他們三個人現在院內 請大人的示下 大人點了點頭說道 這件事 我也聽天霸對我說過就叫他們進來吧 玉堂應是一回頭 看旁邊兒坐着一位失了目的先生 就明白這一定是張景龍他們說的那個趙來趙元霸 遂走向前來拱手說道 趙義士你多受累了 趙來趙元霸子出力 分所當然 你先辦你的公事去 孫玉堂點頭說道 回頭再談說着便來到外面向三小說道 少傑大人叫你們進去 三小點頭 要論歲數兒是人家何玉霸最大 要論到了見大人 可是黃少傑在頭裏 因爲何玉霸他們見大人 全是天霸的引見 少傑是他的僕人 當然得帶着這兩個人 就不能論歲數了 他在頭裏走 一進門就給大人跪下 口稱大人存上小人年青衣冠不整 請大人恕罪 大人說道 多勞汝等幫辦拿賊 豈有怪罪之理 我聽你老叔說 你早晚必來給本府出力 沒想到你今天就來了 你起來吧 等你們幫着你老叔破了陸家堡 本府必加保舉就是了 三小聞聽給人人磕了頭 當時就站起來了 大人剛要賞坐 就聽外面一片的聲音 原來是黃天霸得勝而回 這才叫一張咀難說兩下話 净顧了寫

這頭兒行刺 可就沒表前敵上 這邊兒行刺的事情寫完 翻回筆去 再說天霸跟紅旗李煜 爺兒兩個在疆場之上大戰那才叫當場不讓步 舉手不留情 李七爺暗含着贊美黃天霸 不枉他在蘇州府成這麼大的名 他這把刀 比他父親不易 我準要和他戰的工夫大了 我偌大的年紀 必要甘敗下風 李七爺心裏想着 手底下可透着遲了 再看黃天霸的刀法忽然亂了 李七爺就明白 這是讓着我哩 我這回倒得早的得了勝 省得叫陸凱疑心 遂上手用刀一幌 腿底下來了一個臥牛腿 就把天霸踢倒 衆賊人一見天霸被七爺踢倒了 大衆抱傢伙往前一撞 意思是要把黃天霸亂刀分尸 黃天霸使了個懶驢打滾兒 滾出去 又使了個鯉魚打挺 崩起來往回便跑 滾了一身塵土 天霸也是成心滾一身土 叫羣賊看着好看不出破綻 那個時候 羣賊已跑到疆場 看天霸跑了 他們那裏肯捨 一擁便追上前來 褚蘭香一看要打衝鋒 他便退下來 黑士傑也就跳回 衆賊狐假虎威的殺上前來 這時赤鬚蒼龍石寶珍 早把會打彈子的都約齊了 有神彈子李昆 秦文寬 秦文恕 秦文緣六合童兒尙廷尙義傑 連自己是六把插把寶雕弓 細是滿把的彈子 一看羣賊撞上來 石寶珍發了一聲令 六個人把彈子往上一扣 弓弦一陣亂響 跟着吧吧的一陣亂彈 羣賊也有破了鼻子的也有腫了臉的 七爺喊道 不許後退 羣賊無法 只得哈着腰往前撞 對面彈子如雨點一般的打來 有的打在頂梁 有的正在牆上 腿上身上 打上非常之疼 那裏撞的上去 就在這個時候 偏着東北 如飛似箭跑過一條黑影 轉眼到了面前羣賊看却是郝和尚 他拉着方便鏟 高聲說道 諸位快快後退 我有一件事 報告諸位 郝文和尚他是由公館跑回 他們去了四個人現在才回來一個 他背後的鞭傷 痛的難受 他跑到戰場本是要跟他父親報告這件事 他就喊說諸位快退我要報告你們一件事 李七爺借着他這個

台塔兒 趕緊發令說道 快快後退 羣賊聞聽 便拉着兵刃退下去了 不提羣賊退回陸家堡 單表天霸 眼見羣賊回了陸家堡 他們就詐敗回頭 石大爺說道 咱們也趕緊回去吧 怕大人不放心 這裏留下副將大人趙得勝 和金四爺的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會合一處 在這裏住扎 又叫他們留神防範 副將說道 老兄弟你就望安吧 有愚兄在此 萬無一失

天霸點頭 就帶了衆人回歸公館 是累乏了的 和受傷的 就入西配殿消息 餘者衆人 摆去塵垢整衣裳 隨同石大爺黃計兩首領 來見大人報告前敵的事 人多脚步重 便是 一陣亂 孫玉堂忙跑出來一看 才知道是天霸得勝而回 黃天霸見院裡綑着一個陀頭和尚 遂問道 孫大哥 這個和尚是怎麼回事 玉堂說道 兄弟你祇知在前敵大戰 那裏知道 這公館裏的事 差一點沒把我急死 要不是那位瞽目尋針 趙來趙義士 公館裏 可就出了大亂兒了 隨着把黃九齡他們也來了的話 向天霸說了一遍 天霸點頭道好 我都知道 了 咱們先進去見大人 回頭再審這個和尚 這個時候施安把簾子給捲起來 計全天霸先 進去 把前敵上和李七爺動手的事說了一遍 大人說道 很好很好 有這一戰李老義士 在陸家堡裏就好作事了 然後天霸又衝着趙來一躬到地 說道 趙義士 小弟黃天霸給你 道勞了 趙來知曉天霸知他是有眼的人 遂把白眼一翻 閉了二目 又一睜眼 現在他那一雙俊目 真是皂白分明 連忙站起還禮說道 艾喲黃頭兒 何必多禮 這正是民子分內 之事 祝清寧 趕緊過來 說道 趙義士你千萬不要客氣 和天霸咱們這都至交 從今後 咱們是越走越近 趙來說道 這話很是 可是此地不是在下久坐之所 我要向大人和衆位 告辭 我可不是躲懶 這不是我已把珍珠燈的事跟大人都回明白了 我還是奔龍泉溝的左右 去調查 要是他們把珍珠燈往別處移 我好就近盜燈了 他們要不往別處移 你們這

裏一騰下工夫去龍泉洞設法取燈就是了。說完給大人作了一揖，轉身往外就走。大人知道他們行俠義之人，都有這種怪脾氣，也不甚攔。遂說道：「義士叫你受累了。」趙來答道理應効力一面說，一面往外走。衆人都要往外送。趙來說道：「不必相送，咱們再會吧。」說完一提馬桿，跳身上房便自去了。衆人目送了一回，看不見踪跡，才各自點頭。心說真有真人，不真像落鬼不一人。要看這一個瞎子，那裏像有這麼大的能耐？豈不知他確確是義士哩！尹路成說道：「咱們可全都是綠林出身。剛才那位先生，用一個練子掛在馬桿上，練子那頭兒是個葫蘆。他用馬桿一抖，就把那個和尚的腿纏上了。才把賊拿住。你們說這是一種什麼兵刃？」衆人聽尹爺如此說，都是一怔。不知是件什麼兵刃。旁邊閃過鎮東俠老道吉子，對衆人說道：「這個兵刃名叫狐狸鞭。是明朝萬歷年間，有一個得道狐仙，誤心中被打獵的打傷了他二目。他自知自己的道德有虧，就修化人形，到街市之中，給人算卦治病。也不知道救了多少性命。作了多少公德。他可就是拉着個馬桿兒，馬桿兒上就拴了個鐵練。那邊兒拴着葫蘆鞭。要是和賊人打仗，他就用那個東西。有人問他這是什麼兵刃，他說叫葫蘆鞭。後來這件兵刃被義士所得，因他是狐狸所傳，就改名叫狐狸鞭。大家聞聽無不稱吉道爺多見多識。就在這個時候，外面真差人回話，說外面有位姓穆的，有位姓伊的，求見大人。大人一怔，說這兩個人是誰。孫玉堂回道：「這兩個人就是穆五成和伊虎。幫助我們拿住翻江海鬼子明。那個行刺的賊。大人聞聽點頭，遂說道：「玉堂，你去把二位義士請進來，就勢兒把賊人綁進來。本府要陞坐提審二寇。」這裏還有個郝武。玉堂答應出去，一會兒的工夫，把穆五成和伊虎帶進來，還押着一個賊大。就是那翻江海鬼子明。這時他已成了血人。穆伊二人給大人行禮之後，大人就陞了位。黃天霸把二賊往上一帶，郝武一看于明、于明。

一低頭 心說完了 可惜山東郝家院著了名的二僧 今天萬不能活了 就聽趙壁喊 說二賊跪下跪下 于明一瞪眼 高聲喝道 少要胡說 你家好漢爺 已然被獲遭擒 殺副存留任憑於你 那有好漢跪的道理 趙壁不容他話說完照定于明的腿上 就是一腳 千明概不由己 咕咚一聲就跪下 這地本是方磚地 膝蓋又沒有多少肉 一咧咀 這一下疼的于明就一咬牙 郝武倒不用跪下了 因為他的腿已摔折 就坐地下 大人用手一拍桌案

說二賊 你們都是那裏的 為何帮着陸凱 二寇異口同音說道 你不便問 我們犯法

頂多不過是廁罪 你想我們行俠作義的 要除你這個貪官 除不了你 叫你把我們拿

住 我們不就一個死嗎

你又何必多問呢 大人開聽心中大怒 也知此二賊萬惡

遂一拍桌案叫道天霸 天霸趕緊向前請安說道 啓奏大人 大人諱道 把此二賊推出桃河

驛梟首示衆 那位就說了 一個四品的知府 又在行路之上 就有殺人的權嗎 諸位有所

不知 自從大人到了桃河驛 陳家堡的羣賊出來一砸木籠囚車 施大人 就走了一道 八

百里加緊的摺子 告明陳家堡刦燈搶差之事 康熙聖主乃是有明君 贊此奏章 不覺龍

顏大怒 說道好大的賊子 竟敢劫四品皇堂知府 搶國家的要犯 此等賊人不除實是國

家大患 當卽下了一道旨意 着施知府相機辦理 凡有刦燈的賊人除去杜雲龍梁大成 若

要拿獲 準其就地正法無用回奏 別看他是知府 有此一道聖旨 所以傳話殺此二賊 在

二寇的心裏想他一個知府 決沒有殺人的權 很可以跟他橫擋的 那裏知道 施知府有這

一道旨意 當時就傳下話來 要梟首示衆 也是此二賊惡貫滿盈 天霸就帶着差人 把二

賊推出桃河驛梟首示衆 把人頭用三顆竹竿支起挂一顆人頭 六根竹竿把兩顆人頭就挂

貞

七

女

五

集

後

7

人 就在桃河驛梟首示衆 把人頭用三顆竹竿支起挂一顆人頭 六根竹竿把兩顆人頭就挂

集五

起來了 天霸見都完了事 便回公館復命 于明郝武的這兩顆人頭 支着牙瞪着眼 那份兒難看就不用提了 早有陸家堡的遠探 探得此情報進陸家堡 正趕上紫面閻羅陸凱在客廳的外面院子裏 設擺桌椅條燈 擺設豐盛的酒席 級盟自慶功 大家要喝個得勝酒 自從陸家堡設擺羣雄會 也沒打這麼一個大勝 他心中焉有不喜 這裏雖是六人一桌 都是燕菜席 姑娘們在後頭也是大擺筵宴 把席擺上之後 六個姑娘中就是褚蘭香年歲大就讓他上坐 陸蓮香便提議要和他們拜乾姐妹 褚蘭香說道 那倒不必 姐妹們好不在乎拜乾姐妹 要是拜了乾姐妹再犯心豈不叫人笑話嗎 九尾妖狐一聽就明白了這是人家看不起我們 我這個妹妹不知好歹 她就忙說 這得了撞了一個硬釘子 心裏想着 咋可就說道 褚大姐 別聽陸家妹妹的 這個拜乾姐妹也不是忙事自在你在我們這裏可得住些日子了 住當了你品一品我們的性格 可交你再交 不可交別回頭叫我們把你害了 說完都格格的笑了 褚蘭香說道哎喲我們可沒有那個心 我是想我和你們高攀不上 就拿陸家妹妹說 人家是多闊 就是妹妹你 我聽說也很富足哩 我們房無一間地無一尺 成天跟着我父親東遊西蕩 真可以說河裏洗臉廟裏睡覺 李玉花攏手說道 得了得了不要再告窮了 你就是說的再第一點兒 也沒有人給你幾兩銀子 快吃飯吧 回咱都涼了 吃到肚子裏又要受病哩 褚蘭香一笑便不說了 低頭就吃飯 人家這三個姑娘 總得喝點酒兒惟看。蘭香他也不喝酒 左手端起飯碗 右手拿着筷子 一陣狼饗虎嚥 一個女子像個男子似的 一陣大吃 人家才喝了三巡酒 她已三碗飯到肚了 黃金花說道褚阻慢一點兒吃酒菜可是人家陸大叔的 命可是你自己的 這要吃完了蓋不到 來個停食受風 要病一場 可太不值 褚蘭香把蛾眉一立 說妹妹你這是說的什麼話 人家酒量飯量是有大有小

我天生就是個大飯量 難道說因爲今天的飯菜好 我就得餓半頓兒嗎

李玉花道 黃家

姐姐你這何必 酒菜又不是你家的 人家陸家妹妹還沒說哩 叫她吃

看她能吃多少 要

不吃還不行呢

說着便給褚蘭香碗裏倒飯 什麼鴨條魚肚一個勁兒往蘭香的碗裏夾

香也不擋 還是你夾過來我就吃 真如風捲殘雲一般 一會兒工夫 又吃下三碗飯 喝了

兩碗三鮮湯

這才算完 這三個姑娘一看也樂了 何翠香笑着說道 姐姐飯量 真算可以

可是也不算大

聽得前輩古人說 斗米全羊的飯量 拿你的飯量比 還差的遠哩 褚蘭

香遂說道 妹妹們不要取笑我了 這一句話尚未說完 忽聽前廳一陣大亂 何翠香趕緊命

人到前邊兒看看去 兩個大了環來到前頭一看 祇見莊主爺 在那兒頓足搥胸 勸解一個

老道 書中代表 這是那個遠探 進了陸家堡到了陸宅把于明郝武 二人被殺 號令的

話報告一回 旁邊兒有顯道神郝士洪 一德兒子喪命 他放聲大哭 一邊兒哭一邊兒喊

我兒郝武原在前敵 怎麼跑到公館被人殺了呢 郝文說道 我的糊塗爹爹 我和我兄弟還

有落馬湖的兩位寨主于明于亮 我們要立件奇功 暗入公館要殺施不全 萬沒想到事不趁

心 我兄弟被一個瞎子給拿住了 不但我兄弟 就連落馬湖有了名的寨主 于明于亮也是

一死一傷 郝士洪一聽哭道諸位我就是兩個兒子 這可完了一個 衆位好歹念綠林的義氣

給我兒子報仇 李七爺聽到了不由的大怒 說道 郝賢弟可惜你這麼大的年歲 你還

舐着臉哭了 你兒子入公館行刺 他告訴誰了 衆位舉我當盟首 不是有言在先嗎 誰不

貞

七

女

五

集

後

這樣一來 豈不滅了陸家堡的威風 這一句話提醒了陸凱遂臉往下一沉 說道 郝賢弟這就是你不知教育兒子 郝士洪一聽這可好 饒把兒子死了 還落了一身不是 還是不敢還言

郝文過來把父親勸住，李七爺復說道：現在咱打了一個勝仗，照例歇兵三日。衆賊一齊說道：辦的很對，遂各回屋休息去了。按下不提。單表那兩個丫鬟打聽明白是這麼回事，回去稟告六位姑娘。這六位姑娘都要睡覺呢。玉面妖狐黑面妖狐，兩個人的牀在褚蘭香的一邊一個，丫鬟把鋪蓋給鋪好了，他們就睡覺了。睡到五更來天，褚蘭香就喚喚不止，陸二姑娘就問她：大姐你這是怎麼了？褚蘭香說道：我的肚發漲，心裏發堵，四肢無力，渾身都難受。黃金花撩起帳帘，笑哈哈的說道：大姐姐我說你可別鬧，昨天我勸你少吃點兒你不聽。這個肚子發漲，可不是那個鴨條乾飯作累了？褚蘭香呼噃着說道：我真遭報，多吃這麼一點兒，怎麼就病了呢？黃金花說道：什麼那還是一點兒，足足有二升米。褚蘭香說道：別給我喊了，也許我是吃多啦。明天弄付檳榔四消丸，吃就也好了。由此他便呼咷不止，鬧的別人也不能睡覺了。直鬧到天光大亮，他才睡覺了。別人都起來了，丫頭伺候小姐梳頭洗臉，各用早飯。吃完了飯，便要歇息。此時褚蘭香才醒了，又呼噃起來，弄得這三個姑娘非常厭煩他。丫鬟搬鋪蓋往別的屋裏挪，蘭香見她們這種情形，一邊兒呼咷着。一邊兒說閑話道：愿不人們常說久病牀前無孝子，病到危時無賓朋。何翠香問道：姐姐你這兩句話是怎麼個講法？褚蘭香眼含着淚說道：我和我父親漂流在外，原是接到你們的請帖，我才奉父命來幫着你們陸家堡，實指望一戰成功。這是爲朋友則生，爲朋友則死。我父親祇是要交陸大叔這個朋友，所以不計利害，帶着我來陸家堡，不想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我竟染病了。我在病苦中，本想個姐姐妹妹的來安慰我，那想到你們就像躲死人似的要搬開這裏。想來這也不是外們寡情，也許是我就要死了。

說完他是放聲大哭。何翠香一見蘭香如此情形，遂說道：姐姐你這是錯怪我們了。我們挪

後 集

出去 不是毀你 是怕你在病中嫌人閑喚 我是想叫你靜養兩天也就好了 現在你既是這樣說我們決不再挪動就是了 說着話果然叫丫環停了手 又在蘭香的面前說這個道那個安慰了蘭香一番 勸完了他 這三個姑娘 就命人把陸家堡的醫生請來 紿蘭香摸了脈 開了方子 又叫人去抓藥 把藥抓了來 命丫環煎了 這三個姑娘 就把自己隨手使的兵刃暗器 全都拾掇出來 黑面妖狐 拾掇自己的五色迷魂團 玉面妖狐 拾掇自己的五鬼囊沙袋 九尾妖狐何翠香 也拾掇自己的五毒槍 她先把五毒槍 拿出來把管子揩拭干淨 然後由桌底下一把鑊水瓶子拿出來 滿滿的倒了一槍鍋水把機關口好 又揩了揩 她們這一拾掇不要緊 可就都被褚蘭香看見了 他往桌底下一看 祇見有六七個大瓶子 裏面滿滿盛着銻水 那個銻水的色兒 是粉紅色 就見何翠香 裝完了銻水 把瓶子仍用塞兒塞好 一些氣也不透 就仍放在架几案底下 褚蘭香細看 原來一共是八瓶 又見她把槍裝入槍囊 褚蘭香 看在眼裏 存在心裏 丫環把藥已竟煎得了 雙手捧着過來說道 大姑 你喝這碗藥吧 喝下去 也就好了 褚蘭香起來把碗接過來 一口一口的往下喝 衆人看他喝藥那個難受呀 他喝一口 一咧嘴 這一碗藥 足足有一個時辰 才把藥喝完 喝完之後 瞭的一會兒 衆人也就吃飯 趕到吃喝完畢 剛要歇歇 褚蘭香忽然捂着肚鬧起來 說啊呀可了不得啦 這付藥大概是吃錯啦 我這肚腸子擲的要斷 說着她便在床上亂滾這三位姑娘一看 這種情形 可不敢担這個沉重 趕緊命丫環 到前面稟告莊主爺和李七爺 頂好叫他們來一位 到後面看看 丫環答應便來到前面 這時候七爺他們坐在大廳裏 原無甚事 不過是商議三天後如何的攻打桃河驛 丫環進來 便把此事稟報莊主

陸凱一跺腳說道 唉這是怎麼說的呢 姑娘來助陣偏偏又病了 你們老三位 那位到後面

看看去 黃順說道 陸賢弟你不要着急 姑娘來到這裏 大概是不服水土 決沒有什麼大病 我到後面看看去 說完便站起身來 跟着環一同來到後面 黃七大爺邁步而入 來到牀前 一捻小鬍子 說道 這就是褚家的大姑娘呀 啊呀這個病 真可以 褚蘭香 看見黃順 七叔你來了 你看看姪女 我這個病 還活的了活不了 黃順一樂說道 姦女兒你這個病可不要緊 我知道你的病源 我說不叫你多吃 你偏不聽 就知道酒肉好吃 你那裏知道 吃多了容易得病 趕到真得了病啦 自己也害怕了 告訴你吧不要緊 你這是停食着涼 褚蘭香一聽就哭了 這都誰告訴你的 我吃了什麼了 何翠香和陸家二位姑娘都過來說道 黃七大爺 我們可沒前邊兒去 可不是我們告訴的 大概許是小了環告訴的吧 了環聞聽說道 我可沒說什麼 黃七爺一樂衝着環一擺手 又回頭對何翠香她們三個 人說道 都不是你們告訴的 我知道我這個姪女兒的脾氣 自幼兒好挑眼 我是深知你自幼食欺 汝還記得 咱們由河南來 住店的時候 要了一個水晶肘兒 你一個人也不讓人就全吃了 我看着是直流哈拉子 可就是不能和你搶 話未說完 衆人就都樂了 何翠香笑道 黃七大爺你喝茶吧 這都給你斟好了 黃順遂落坐吃茶 喝着茶抬頭看梳粧臺上擺着五個小繡球 黃順就問道 你們姐兒幾個 誰會拍那個小花球兒 姐兒三個說道 我們都會拍 可就是拍不好 黃順說道 好極了 我跟你們說 我雖不是女子 年青的時候最好拍這個東西 現在老了 可不知還拍的上來不 說着便站起身 來到梳粧臺前 伸手拿起一個繡花球來 隨手便拍了張飛上馬 自言自語說道 行 還拍的上來 說着便又來了個右穿花左穿花 又來個蘇秦揩劍 敬德騎驢 說道 行行行 腰腿兒倒還給使喚 隨着又拿起一個繡花球來 便又二郎担山二仙過橋 裁了起來 隨又說道 今天叫你們開開

眼吧 說着便又拿起一個球兒來 要成獅子滾繡球 姑娘們眼都看直了 拍着手兒贊道
好好七大爺拍的真好 連丫環全看直了眼了 忽見一個珠兒落在黃順的腦袋上 祇見他一
挺脖子 這個球便又躍起 可是勁兒太大了 這一下跑頂棚裏去了 那兩個可就接在中
何翠香一見笑道 七大爺不止手會拍腳會踢腦袋會頂哩 可就是有一樣兒 我們的頂棚
鬧了個大窟窿 繡花球兒也算丟了 黃順笑道 這是絕藝你知道麼 玉面妖狐笑道 好絕
藝咧 上頂棚就叫絕藝呀 我們還會哩 黃七爺說道 不信你們看看是絕藝不是 說着他
便仰臉看屋頂 看有微凸的地方 便知球在那裏了 說了聲你們看 他一躍躍起 一伸手
由頂棚裏把那個繡球兒又拿出來了 身子遂落就地 手托着球兒說道你們看這是絕藝不是
說着話 便用手去捻自己的小鬚子 這時樂的三個姑娘都直不起腰來了 遂說道 七大
爺真會囁人 也實在真好 可稱得起是絕藝 可是我們頂棚又來了一個窟窿 黑面妖狐
過來笑問道 七大爺 你這手兒絕藝 可有名子嗎 黃順點頭說道有 這個就叫作仙人摘
豆 陸蓮香說道 好名字 七大爺你還會要別的花樣嗎 黃順說道 會 我會要的花樣還
多着呢 你們這一共才有五個球 要是有八個好了 要有八個今天我給你們要個八仙過海
內有一百多手兒花招 現在既是才有五個 你們就沒有福看這個了 何翠香說道 有五
個不許要五個仙過海就完了嗎 黃順搖頭說道不行 要要起八仙過海 是八個球兒一同出
手 在天上亂轉 一個也不能叫他落 還得練出花招來 既是你們非要閉眼不可也能 我
就要一個五岳朝天你們看吧 衆位姑娘都道好 你要吧 黃順笑道 留神你們的頂棚別再
來個窟窿 咱們外頭吧 也省得閨她 何翠香說對了 咱們後頭院要去 叫褚大姐姐也靜
息靜息 黃順長身由後窗戶往外看了看 見後面是一塊空地 遂用手往外一指說道 咱們

就那裏吧 說着 又把桌上的兩個球兒拿起來 一個一個的由窗戶 扔了出去 他隨着一躍身 便也由窗戶竄出 玉面妖狐笑道 這個七大爺 真有意思他連門全不走了 咱們快看去呀 說着他在前便出門 繞向後邊來 身後就是何翠香陸愛香 李玉花黃金花 連采了環都來到後面 一看黃七爺那兒把五個球兒 都拿在手裏 那兒等候着了 他們來了 遂笑道 你們可站的離遠一點兒 別碰着你們 姑娘們果遠遠的站好笑道 你要吧 黃七爺便在院子的當中站好 定目凝神的 靜默了一會兒 玉面妖狐說道 啟喲 這是幹甚麼黃七爺笑道 這是沉沉氣 你們上眼吧 說着一抖手便扔起一個小花球 說道 這叫皓月當空 隨手又扔起一個來說道 這個叫銀河斜掛 說着一抖手把三個都出了手 說道 這叫五朵祥雲 說着那先扔的兩個球兒便落下來 七郎一接抖手就又上去了 跟着那三個也往下落 七爺把一個球扔的較比最高 又把這四個球兒圍着那個球兒亂轉 說道 這個叫作衆星捧月 這五位姑娘和采丫環 眼都看直了 臉兒一揚一低的 眼神兒全注視在繡花球上了 又聽七爺那兒說 這叫倒開南天門 這叫東獄天齊朝玉皇 口裏念着 手裏扔着 便把衆人的心神眼神 和耳音全奪過去了 那知這個時候 寶刀手褚蘭香 正在調換五毒槍的槍水 那位說褚蘭香不是真病 對了 他完全是裝出來的 上文書說他們在進陸家堡之先 就定規好了 五毒槍由褚蘭香往外盜 可是要不順手 就裝病 越說病重那是五毒槍沒法兒盜 多怎說病好了 這個五毒槍就算破了 褚蘭香自來到陸家堡 便留心這個五毒槍 知道這個五毒槍的鑄水 用完了現往裏裝 褚蘭香心裏想道 要把他強水全損壞了豈不更好嗎 偏偏這次打仗 何翠香也沒往槍裏打強水 不知他的強小放於何處自己又不敢問 祇可是留心細查 戰後歸來便借着這個吃多了裝心病來 在病中才看見

後 集

何翠香往槍裏打鎗了。原來那架几案底八個粉紅色的瓶子便是鎗水。蘭香看在眼裏，心中便想法怎樣的調換這個鎗水。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了辦法來。他便粧起病重。何翠香命了環前面報信。三老一聽，就知蘭香事不順手，便跟黃順到後面來看。進屋就問姑娘你這病怎樣？蘭香便說病太重了。七叔你看還好的？好不了。黃七爺一聽就明白這是沒法盜五毒槍。就說了幾句取笑話兒，坐在那裏喝茶。心中暗暗想道：看這個意思，蘭香不得手是這屋裏總不斷有人。現在我何不設法把他們都調出去，好叫蘭香盜槍？可是用什麼法子呢？心裏想着一抬頭，看見梳粧臺上五個小花球兒，心中便有了主意。故意要花球賣弄手兒，才把他們都調到後面去。蘭香一看他們都走了，便知七爺這是調虎離山，遂翻身坐起，忽然走過來一個大了頭說道：姑娘你用什麼？蘭香說道：倒是不用什麼，你怎麼不看我要花球的去？丫環說道：都去了，誰伺候姑娘？回頭你要湯要茶的沒有人伺候，你豈不就受了委屈嗎？蘭香一想：心說這個丫環倒是有心人。原來這個環真是有心的人。他見別人都看去了，他便不動，打算在褚大姑娘的面前獻個慇懃，也沒別的，就是希望多得點兒賞錢。蘭香也明白這個意思，遂長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雖是個女子，活這麼大，也沒個人伺候。今天你這樣一來，我的心中真感激你。妹妹等我病好了，我向陸大叔討你。伺候我去了，你樂意不樂意？丫環說道：那有什麼不樂意的？姑娘你喝水不？蘭香說道：這個人哪難得知已，你就可以說是我的知已了。我跟你說句良心話吧：我這個病呀，我實是多吃了其實我自己有個偏方，專能治我這個病。可惜就是沒有像你似的這麼一個人。回頭我一告訴他們，病倒沒治怎麼樣，也就把我笑話死了。你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不笑話我。你去給我抓這藥去吧！丫環聞聽笑道：你告訴我，我給你設法兒買去。蘭香擺手說道：這個